

他因写“沃兰德侦探小说系列”而一举成名。他的作品被译成29种文字，在仅有900万人口的瑞典就已售出350万册，在德国自1998年底以来，售出450万册，创造德国成人读物发行量的一个奇迹。

一步之差

[瑞典] 亨宁·曼克尔 / 著
张大川 /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步之差

[瑞典] 亨宁·曼克尔 / 著

张大川 / 译

黄为崑 /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步之差/(瑞典)亨宁·曼克尔(Mankell, H.)著;张大川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4.2

(沃兰德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 7-80623-441-1

I. 一… II. ①亨… ②张… III. 侦探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15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02-03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4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349000
承印单位	郑州市欣隆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41-1/I·335	定价	20.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谨将此书献给约翰

本书系小说，其中人物固然纯属虚构，但某些情节恐会与现实生活有雷同之嫌；不过这样的雷同是毋庸加以更删的。

向所有为笔者写作此书提供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根根狱栅古老、坚硬。

纵使我不能将其折弯，

难道就不能使劲把它们晃荡到松动？

——不行啊！它们既不会松动更不会弯折；

因为每一根狱栅都已牢牢地铸就在我心里。

我的肉体不灭，我心里的狱栅就依然耸立。

——摘自古斯塔夫·弗洛丁的诗《致加塞尔》

1994年6月21日—24日

斯科纳

第一章

天还没亮他就开始化装。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小小翼翼地盘算好每一件事。化装要花去一整天，他不愿意把时间弄得紧巴巴的。他拿起一支油彩笔举到脸前。放在地板上的录放机正在播放他以前录制的打击乐带子。他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的面孔，然后在前额上画下几条漆黑的道。虽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自己的脸涂上像印第安武士脸上涂的油彩，不过他丝毫也觉察不出自己拿画笔的手绵软不稳。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会儿他一点也不紧张。在今天之前他也化过装，那不过是为了免遭毒手，只不过是为了在未能在法律上给自己讨回公道之前保住自己的性命。今天，他则是非常认真地给自己化装，每往自己的脸上涂下一道油彩，他觉得似乎就是把东躲西藏的生活结束掉一部分。对他来说，今晚的行动可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成败就在此一举。今晚，他要出手了，他的仇家也该遭到报应了。

屋里的灯光很亮。他把几面镜子仔细地调整一下，让镜子的反光不至于晃着眼睛。化装完毕，他准备上路，上路前他要锁上房门。锁门的时候，他要先检查一下屋里的每一样东西是否都放在了该放的地方，比如清洗干净了的油彩笔、装油彩的小瓷杯、毛巾

和水、麦斯神经毒气喷雾罐，还有他的各样武器。他的武器包括：三把利斧和几把长短刀。现在它们都紧挨着一台小车床放着。

在锁门出发前，他必须先想好该带哪件武器。这件事天黑以前他必须定下来，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武器都带上。其实他倒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自己化装成什么模样，就应该带上与化装相称的武器。

在坐下来化装之前，他对几把斧刀的锋利程度做了一番检查。刀斧的刃无不是磨到了最锋利的程度。他用一个手指在一把刀的刀刃上轻轻按了一下，手指立刻流出了鲜血。他用一条浴巾把手指和刀刃上的血擦净，然后才在镜子前坐下。

涂在前额上的几道条纹必须是黑色的。这样的条纹使他的前额看上去就像是被刀划开了几个深深的、直透进脑髓的创口。他觉得似乎能从这些创口里，把一直在折磨着他、让他倍感凌辱的件件事和种种委屈全都排遣出去。接下去他在脸上画出红色和白色的条纹，再画上圆圈和方块，最后在脸颊上画上蛇形图案。他在脸上涂满了油彩，为的是完全遮盖住白色的皮肤。只有这样，化装才算是完成了，至此，昔日的他才算是泯灭了。以后他就算是投胎再世，也不是变成人形，而是变成了兽形。从此以后，他的口中永远不再吐出人类的语言了。为了绝对不再口吐人言，他宁肯把舌头割掉也在所不惜。

下午6点刚过，他化完装。他从三把斧头里选了那把最大的，把斧柄掖进腰间厚皮带；腰带两边各挂了一个刀鞘，鞘里各有一把钢刀。他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看看是否还有需要带的东西。他把一个麦斯毒气喷雾罐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

他最后一次朝镜中看了看自己的面相，不由得也感到愕然。他小心地戴上摩托头盔，熄了灯，然后和进屋来时一样，光着脚走出了房间。

晚上9点零5分,古斯塔夫·韦特斯泰特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小,然后给他母亲打电话。这是他从二十五年前由司法大臣的任上告老还乡之后每晚必做的一件事。由于告老还乡使得他再也和政事无缘了,所以打那以后,他一看电视新闻就感到心烦。他简直忍受不了被排斥在政坛之外的下场。想当年他做司法大臣的时候,那可真风光啊!每个星期都要在电视上至少露一次面。每露一次面,都有一位秘书把有关的电视节目内容特制成录像带。到如今,这些积攒下来的录像带能把沿着书房的一整面墙的所有书橱都堆得满满当当。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翻出几盘带子来重新欣赏欣赏,好让自己过过瘾。每当看到自己以司法大臣的威仪,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着居心叵测的记者的刁钻提问时表现出成竹在胸、镇定自若的镜头,他就觉得特别得意和满足。这些录像带现在成了他人生乐趣的源泉了。看这些带子的时候,他就会回想起当年他的那些同僚们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吓得屁滚尿流,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的狼狈相。就因为这个,他打心底里瞧不起那些当官的。因为他是从来也不会在记者面前露出窘相的,谁也别想叫他下不了台。记者不论怎么折腾也从没能把他弄得狼狈不堪,或从他嘴里套出什么秘密来。

他每晚9点必定打开电视看当日重要新闻。到9点5分他便把电视的音量调小,接着就把电话机挪到身边给他母亲打电话。他母亲今年九十四岁,年事虽高,但头脑清楚,精神矍铄。她一个人住在斯德哥尔摩市老城区的一套大单元房里。他每次拿起话机拨她的号码时,心里总暗盼着她别来接电话。他现今已经七十多岁了,而心里只害怕母亲会比他长寿。他别无所求,只希望母亲早点死,剩下他一个人,那就不用再给她打电话了。再过不久,他甚至连母亲长什么样都可以忘得干干净净。

母亲那头的电话铃响了。他盯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节目主持人一个劲在张口说话,但电视机却不传出声音。电话铃响过四声,

那头却还没有人接。韦特斯泰特心头顿生希望：“但愿她是死了。”但是，她到底还是来接电话了。韦特斯泰特在电话里故意让自己说话的声调变得柔和。他一面问她今天感觉如何，怎么打发时间的，等等，一面心想：“你还没死，那我和你的通话就尽量简短些吧。”

最后，他挂断了电话，但一只手仍按在听筒上。他坐在那儿想：她怎么不死呢？看来她是一时死不了的，除非我把她杀了。此时他能听到大海的浪涛声，接着又听见一辆轻便摩托车驶过房前的声音。他走到落地窗前。窗户面向大海。黄昏的幽光很美。他的大宅子下方的海滩显得冷冷清清。他想，每天的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大概都是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吧！想当年我在司法大臣任上的时候，每天晚间的这个时候家家户户也都是围坐在一起看电视。不过，所不同的是当年电视节目里常见的镜头是他，这个堂堂司法大臣，如何把记者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如此等等。今天再回首往事，最令他抱恨终生的便是：按他的这块材料，他本该当上王国外交大臣，却始终没能如愿。

他拉上厚厚的窗帘，把屋里遮得严严实实，不漏一丝缝隙。他的房子坐落在紧靠于斯塔德市东边的一块地上。他期望不显山不露水，安安稳稳地住在这里颐养天年；但总还是有些猎奇成癖的人不时偷偷溜到他的住处周围窥探他。他离任虽已二十五年，看来人们大概还没全忘掉他吧？

他走出房间到厨房里去，从保温瓶里倒出一杯咖啡。这个保温瓶还是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意大利访问时买的。他依稀记得那次是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如何防止恐怖主义在欧洲蔓延的问题。直到今天，他的房间里仍然留有很多足以勾起他对往昔的回忆的东西。有时候他想把它们统统扔掉，但转念又觉得扔不扔掉它们也没有多大意思。

他端着咖啡又坐回到沙发上，用遥控器关掉电视，然后在室内

的黑暗中开始回想自己当天是怎么过的：上午的时间是用在接受记者采访。采访者是一家大型月刊的女记者，正在撰写反映名人退休后生活的系列报道。但韦特斯泰特搞不懂她为什么选择了自己作为采访对象。她还带来一名摄影师，他们在海滩上和他的家里为他拍了若干照片。他事先就想好了，自己一定要给世人留下一个慈祥老人的形象，以冲淡人们对他往昔为人的回忆。他对记者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离群索居的生活能更利于我进行深刻思考。”然后，他装着说话说走了嘴的样子对记者说道：“我正琢磨着动手写一本回忆录呢。”他话刚出口就马上又装出一副忸怩不安的样子。这位女记者四十开外，看来在采访结束时她受到了震撼，对他表现出莫大的虔敬。后来，他把记者和摄影师送上他们的汽车，还在车开走时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送走记者以后，他不无得意地对自己说：“你们才休想从采访中掏出我的半句实话咧。”能把记者当猴儿耍，这在他看来真是人生中难逢的快事！多好玩，你把人家卖了，人家还帮你点钱呢！这干得过瘾，从今以后还要这样逢场作戏地做下去！混迹于政坛这么多年后，他能给自己下的惟一评语就是：他的一生除了作假别无长物——不是故意把真理扭曲成谬误，就是故意把谬误打扮成真理，这就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慢慢喝完杯中剩下的咖啡，心头的感觉越加良好起来。他觉得只有黄昏和夜晚才是他一天中的黄金时段；只有在这一黄金时段里一切难堪的往事才会从他的意识中消逝，也只有在这一时段里，关于那些即便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仍然只能归之于他的名下的“大业绩”的美好回忆，才会在他的脑际重新浮现。对于他说，只有这些“大业绩”才是比什么都宝贵；而且他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窥探出这些“大业绩”的庐山真面目。

有时候，他竟觉得自己像是照在一面哈哈镜里的人影；所以别人能看到的仅仅是他的虚假的形象；因而人们才把他想像成是一

位了不起的法理学家、备受景仰的司法大臣，爱在斯科讷海滩漫步的、既和蔼又可亲的退隐官宦。谁也看不透他这个两面人的真实内心世界。往昔他在任的时候，每逢晋谒国王或别国的首脑，别看他在那种场合总是满脸堆笑，又点头又弯腰；其实这时他心里却在说：“你算个什么东西！等着我给你点厉害瞧瞧吧！”每当电视台记者扛着几台摄像机瞄准他的时候，他满脑子里想的还是这句内心独白：“你算个什么东西！等着我给你点厉害瞧瞧吧！”他是他的政党的党魁，可是他不但蔑视而且仇视它。明里他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暗里他对它既痛恨又鄙视。他几乎把自己周围的人全恨遍了，把他们看成是一堆臭狗屎。当然，他对自己这种心态是绝对秘而不宣的，到死也不会把自己的这种心态表露出一分一厘！他什么都看透了；对于人的劣根性算是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人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他的这一套人生哲学谁也没有识破；正因为没人识破他有这样阴暗的灵魂，所以这个灵魂就总也不散。

想起明天的事，他内心油然升腾起一阵兴奋。明天晚上9点以后，他会有几个朋友来访。他们乘坐装有茶色玻璃的梅塞迪斯轿车，而且会把车直接开进他家的车库中去。所以，到时候他可以就像现在这样坐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客厅里等他们来就行了。明晚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开始猜想那个女人的容貌身材，越猜想下去就越盼望得到一个美若天仙的妙人儿。他对他们做过交代：“近几次来的金发女孩偏多，而且年龄偏大。以后要给我找个年龄小的，最好是混血儿。”

明天晚上，他的朋友们就会把带来的女人领进地下室里等候他；那个地下室里装有电视机。那个女人到了地下室以后，他们就会把她带进他的卧室。他们会在黎明前带那个女人准时离开他家。他们走后，他就开始浮想联翩，猜测着下一个星期他们给他带来的女人可能会是个什么长相。

现在他坐在书房里默想着明晚他可以玩弄的女人，心中激动

7

不已。他从沙发上站起身进入书房，开灯前先拉上了窗帘。恍惚间，他看到海滩上似有一个人影。他摘下眼镜，眯起眼往外瞅。有时候，晚上在海滩上散步的人会在他的房子跟前驻足。有好几次他都不得不打电话向斯塔德警察局报警，说有些年轻人在海滩上燃篝火，喧哗吵闹得不成样子。

他和于斯塔德警察局的关系很好。他们一般会马上赶到,赶走那些打扰他的年轻人。多亏他当过司法大臣,否则他哪能会对警察这个行当的情况这么了解,又哪能和这个行当里的这么多人拉上关系?他不仅把这个行当里人们的特殊心态摸透了,而且还有计划有步骤地网罗了一批瑞典司法界的头面人物。他所结识的黑道上的朋友对他来说也很重要。这些黑道朋友都是一些很有手段、很聪明的犯罪分子。他们中有的是单枪匹马闯荡江湖,有的则是大犯罪集团的黑老大。虽然,从司法大臣的位置上下来以后,他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了。不过这些老关系对他还不是没有一点用处的,特别是每周给他送来妙龄女子的那几个皮条客。

海滩上有人影吗？可能是他看花眼了吧？终于他重新拉严了窗帘，打开写字台的抽屉。这张写字台是父亲留下的。他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法学教授。他取出一个精美又昂贵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打开，带着一种虔敬的心情慢慢地翻看着在早年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的那个时代里拍下的春宫照片。最老的一张照片是在 1855 年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是一幅稀世珍品，是他在巴黎买的。画面上一个裸体女子怀抱着一只小狗。他的这类收藏品在和他有相同嗜好的圈内人士中很有名气，他收藏的 19 世纪 90 年代勒卡德拍摄的春宫照片，数量之多，只有德国鲁尔区的一个年迈的钢铁大王堪与之媲美。韦特斯泰特翻看着塑膜影集的每一页，眼睛在年轻的模特身上长久流连着。你只要一看这些女人的眼睛，你便会知道她们都吸毒。韦特斯泰特常后悔自己没有更早些就开始收藏这类照片。如果更早开始的话，他今天的收藏量肯定

无人能及。

看罢影集，他重新把它锁进抽屉里。他让信得过的朋友们向他立下这样的保证：等他死后，这些照片统统卖给巴黎的一个专门买卖这类货色的古玩商。卖得的钱都捐给以他的名义建立的“青年法律学者奖学金”。这件事要待他死后才可以宣布。

他关掉桌上的台灯，仍旧坐在黑暗的书房里。潮水的声音很微弱。他好像又一次听见有一辆轻便摩托车从他的房子旁边驶过。

虽说已是古稀之年，但他还想像不出自己将来会是怎么样一个死法。他访问美国的时候，曾偷偷去观看了两次执行死刑的过程。一次是电椅行刑，另一次是毒气行刑。即便在当时，用毒气行刑也是极为罕见的。看人给活活杀死，这种场面能给他一种奇异的满足感。但这无论如何也没有引发他对自己将来会怎么个死法的联想。

他离开书房，从客厅的酒柜里倒出了一小杯酒。时间已临近午夜，通常他睡觉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去海边散一会儿步。他在门厅里穿上夹克，趿拉上一双旧木屐，然后离开屋子。

屋外是一片死寂。他的房子孤零零的，四周看不到邻家的灯光。通往凯泽勃尔加的公路上的远方传来了汽车声。他沿着花园的小路，直向那道已上了锁的通往海边的门走去。门边上的一个灯柱上的灯泡不亮了。这使他心中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海滩就在前面。他摸出钥匙打开门，抄近路向沙滩走去，一直走到水边才停下脚步。海水很平静，他能看到远处的海平面上有一条正向西移动的船，船上有灯光。他拉下裤裆的拉链，一边向海水里撒尿，一边继续想像着明天要送来给他玩的女人。

他突然觉察出有个人站在他身后，但是这个人却没有任何响动。他浑身一下子紧绷起来，害怕极了。突然他来个急转身。

这个人立在那儿，样子像头野兽，除了穿一条短裤外全身赤

裸。韦特斯泰特惊惧地看着这名不速之客的脸,辨不清这张脸到底是变了形,还是戴着面具。来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恍惚间韦特斯泰特注意到那只拿斧头的手很小;来人也像是个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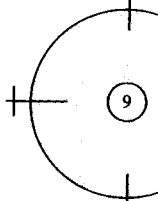
他尖叫一声朝花园的门跑去。

利斧在他的两块肩胛骨下面劈进了脊椎,他当场就死了。那个野兽般的男子蹲下,在韦特斯泰特的前额上划了个口子,然后猛力一撕,撕下了几乎全部的头皮;不过此时的韦特斯泰特已经一命归天,感觉不到疼痛了。

此时刚过午夜,是6月21日,星期二。

停在韦特斯泰特家附近的轻便摩托车发动了,片刻之后马达声就消失在远方。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第二章

6月21日中午时分,库尔特·沃兰德离开于斯塔德警察局。为了不让人发现他离开,他从警局汽车库的入口处走出来,上了自己的小车,向海港口开去。天气热,他把那件运动衣搭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背上,这样如果有人在这几个小时里找他,肯定会以为他就在警察局里,没有走远。他在剧院旁边停车后下来,沿着内层码头走,到了海上营救处的红色小屋旁边。他在那儿的长椅上坐下来。他的笔记本是随身带着,但他却发现忘了带笔,一时不由得气恼起来,差点想把笔记本扔进海里。话说回来,他不会真往海里扔笔记本的,否则他的同事们一定会饶不了他。

比约克本是于斯塔德警察局的局长,现在已提交辞呈不干了。今天下午3点钟要开会欢送他。同事们执意要沃兰德代表大家在会上向比约克致欢送辞。沃兰德再三推辞也不行,结果只好勉为其难去完成这个差事。

沃兰德从来没有在正式的会上做过发言。充其量,他也只不过是在许多刑事案件侦破过程中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勉强走上台去说一番应景的话而已。可是叫他如何去代表大家向一位离任的警察局长正正经经地发表一篇感谢辞呢?在感谢辞中该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对这位行将离任的局长真是有一肚子感激之情不

吐不快吗？眼下警察机构正在紧缩，警员队伍正在进一步裁员。警界上峰的这种缩编举措显然是一项失当之举，对此沃兰德倒更想找个机会倾吐一下他心中的郁闷和不满。今天他偷偷溜出警察局的目的，正是想找个人少的地方好平静心情，也是为了考虑考虑在今天下午会上的欢送辞里说些什么。前一天他在家里的餐桌边一直坐到午夜，但心中还是没有一点头绪。到了今天，发表这篇欢送辞已成了弦上之箭了，大约三个小时后，大家就要集合开会好向比约克告别了。比约克明天要去马尔默高就，去当该地的移民事务委员会的头儿。

沃兰德从长椅上站起来，沿着码头走向港口的一家咖啡馆。几条停泊着的渔船在水面上荡悠着。沃兰德无意间回想起七年前正是在这个港口，人们从水里打捞出—具死尸，打捞时他在场。但他赶忙驱散了这段回忆：都什么时候了，不赶紧准备欢送辞却在这里胡乱回想些什么？咖啡馆的一个女招待借给他一支笔，他要了一杯咖啡，坐在咖啡馆外面的一张桌子边，强迫自己写了几句。

下午1点前他已经写了半页。他沮丧地看着写下的东西，心里想：也只能这样了。他转脸对过来为他添咖啡的女招待说：“今年的夏天可真是姗姗来迟啊。”

她回答说：“说不准这个夏天压根就不往我们这儿来呢。”

要不是让这篇欢送辞把他难住了，他心情也许还并不坏，因为再过几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假了；那样的话，准会有许多高兴的事在等着他。经过一个漫长难熬的冬天，他感觉自己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下午3点，大家在警察局的餐厅里集合。沃兰德向比约克致欢送辞。斯韦德贝里送给比约克一根钓竿作为纪念。安-布里特·赫格隆德给比约克献上了鲜花。沃兰德一时兴起，为了弥补刚才言之无物的欢送辞的缺陷，他穿插着讲述了几件和比约克在一起经历过的险事。他说，有一次他们俩一起爬脚手架，架子突然间倒

塌了，他俩一起掉进了一个粪池里。听到此处，同事们一阵哄堂大笑。在致答谢辞时，比约克表达了对他的继任者的良好祝愿，新局长将是一位女士，名叫莉莎·霍尔格松，是从斯茅兰德的大警区调来的。她将于今年夏末秋初到这里来上任。她到任前的这段时间里，由汉松暂时代理于斯塔德警察局局长的职务。欢送会结束后，沃兰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接着马丁松敲敲半掩的房门走了进来。

他说：“你讲得太棒了，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

沃兰德说：“哪是那么回事哟。我讲得很臭，你知道我是不善言辞的。”

马丁松小心翼翼地在那张专留给客人坐的破旧椅子上坐下来，说道：“不知这个女头头将来能不能跟咱们合拍？”

沃兰德回答说：“怎么就会不合拍呢？这也不是你现在该去操心的事呀。眼下裁员的事才是该你操一操心的。”

马丁松说：“我来找你恰恰就是为了裁员的事。有人说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值夜班的人数要减。”

沃兰德怀疑地看着马丁松说道：“那行不通吧。那样的话由谁来看管关在咱们牢里的那么些人呢？”

“传说是要把看犯人的活儿向私营保安公司招标。”

沃兰德狐疑地膘了马丁松一眼：“私人办的保安公司？”

“我听说是这样。”

沃兰德摇了摇头。马丁松站起身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没听到这些传闻呢。照你推测在人事上警务人员会有什么变动？”

沃兰德说：“我才不去想这个咧！”

马丁松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看样子还不想离开。

沃兰德问：“还有别的事吗？”

马丁松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说道：“你知道世界杯足球赛开始了。瑞典对喀麦隆踢成了二比二。比赛前你跟几个人打赌说

这场球赛喀麦隆队准赢，比分是五比〇。可是这场球踢下来却是二比二。这回赌输了的几个人里就数你输得最惨了。”

“什么输得最惨不最惨的，打赌就只讲个谁赢谁输。输的人里边不分什么谁比谁更惨不更惨。我说得不对吗？”

“谁预测的球赛比分错得更离谱，就说明他在打这场赌中比别人输得更惨。这就是每人预测的球赛比分所能说明的问题。”

“算了吧！那又能说明得了什么问题？”

马丁松并不回答沃兰德的问题，却接着说：“这回打赌中只有一个人预测全对，他是个警员，他预测的正好是二比二。我们现在再来赌下一场球赛吧？下一场是瑞典队对俄罗斯队。”

沃兰德对足球没一点兴趣，他只偶尔去看看于斯塔德手球队和客队的比赛。于斯塔德手球队多次在瑞典的手球赛中名列前茅。可是眼下，瑞典举国上下都迷上世界杯了，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全是关于瑞典队战绩的预测。沃兰德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也只好跟着别人在球赛上打赌，算是凑个热闹吧，不然的话同事们会说他太清高了。这回他赌输了，就只好从衣袋里取出钱夹。他问马丁松：

“我输了，该拿出多少钱？”

“一百克朗，和上次一样。”

他把钱递给马丁松，马丁松把他的名字划掉。

“你少不了还得要我赌下一场球赛吧？”

“下一场是瑞典对俄罗斯，你说，你猜比分会是多少？”

沃兰德说：“四比四。”

马丁松听了感到挺奇怪，说道：“足球比赛极少会出这样的高比分，你说的这种比分只有冰球比赛才会有。”

沃兰德说：“那好吧，那就三比一负于俄罗斯，这个比分行吗？”

马丁松把沃兰德说的比分记了下来，然后说：“咱们一面赌这场瑞典对俄罗斯的比赛，还可以另外赌瑞典跟巴西的比赛，怎么